

大运河文化论坛·百家访谈

守望麦田 留住乡愁

——访沧州知名编剧韩雪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2024年河北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项目申报评审工作完成。经专家评审，我市现代评剧《筐箩渡》获得立项资助。该剧讲述了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中共地下党员冒着险情，用特制的大筐箩摆渡过往的八路军武工队故事。

《筐箩渡》编剧、青县文联原主席韩雪近年来创作了大量以运河为文化背景的文艺作品，涉及诗歌、剧本、歌曲等多种文艺样式，体现了一名作家强烈而深沉的家乡情怀，大运河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本期专访让我们听听韩雪和文学的故事。

大运河采风触发灵感

记者：祝贺您新创作的现代评剧《筐箩渡》入选精品工程项目，能否介绍一下这部戏的主要内容和创作动机？

韩雪：这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小角落的好故事。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日伪军在冀中大运河沿岸以及津浦铁路沿线重兵把守，形势严峻，使该地区成为“敌后之敌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我冀中八分区清川六区为了开辟大运河以东根据地，在大运河边的小村王递铺建立了一个秘密渡口。我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用特制的大筐箩摆渡过往的八路军武工队战士，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个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以及党和人民血浓于水的骨肉深情。

这个故事，最初是2019年秋天沿大运河采风时，在青县流河镇盖宿铺村无意间听到的，感到很新奇。



《平山谣》剧照 刘洪泰 摄

回家，越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题材，便创作了一组散文诗。后来意犹未尽，又写了一个广播剧，之后，青县百花评剧团约我创作一个评剧小戏，便马上想到了这个题材，又创作了这个小戏。演出效果非常好，在青县公演，以及在流河镇纪念“七一”大会上再次上演，观众纷纷落泪……我非常钟爱这个题材，之后又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5万多字，还有情景剧，现在获奖的是评剧小戏。下一步，我计划写个筐箩渡题材的大型剧本。

记者：一名剧作家和演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促使一部戏成功的关键。《筐箩渡》由青县百花评剧团首演并获得成功，您能否谈谈你们之间的合作？

韩雪：2019年，青县百花评剧团，邀请我创作剧本。我写了第一个评剧小戏《卖锅记》，没想到，一下子获得文旅部剧本孵化工程5万元扶持资金，更提高了我和剧团搞原创的信心。

以后，又合作了《平山谣》，这个剧前年也获得了河北省舞台艺术精品扶持15万元。后来就是《树叶训令》《特殊的彩礼》，均收获反响，参加了河北省精品展演、河北省全剧种展演等，其中《平山谣》《树叶训令》还参加了中国12届评剧节，获得贾吉庆、张俊玲等专家的肯定和好评。

剧团充分信任，精心组织创作队伍，如作曲、导演、演员，我则考虑到舞台效果，认真参加全程的排练，虚心听取意见建议，修稿、完善。

创作自由少有羁绊约束

记者：我知道，运河和家乡成为您文学视角关注的主要对象，在戏剧、歌曲、诗歌等作品中多有关注，您能否介绍几部和家乡、运河有关的作品？

韩雪：我的创作体裁杂、题材也杂，但是，关于讴歌家乡责无旁贷，这样的作品很多。

关于家乡、沧州、运河的歌词我有几十首，仅仅大型组歌就有几个，《盘古开天组歌》《沧州组歌

——雄心的土地》《大运河组歌》，另外还有《塞罕坝组歌》等其它体裁，反映沧州先进人物，大运河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敬老院的月季花》《多情的绿叶》《烫金的墓碑》，广播剧《马厂誓师》《运河牙子》，广播连续剧《斌哥》，长诗《大运河——我们的母亲河》，散文《在古运河畔，我总想起一个人》《给孝一个形状》《阳光钻进衣裳里》……

记者：戏剧文学的创作有别于其它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您在戏剧文学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和尝试？

韩雪：我是从广播剧的创作开始，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两部广播剧《晚晴恋歌》《乡恋》分别获得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戏剧文学，同纯文学最大的区别，是其综合性。其效果的呈现，要靠多种艺术元素共同完成，不可单打独斗，创作时就要想到在立起来的各种情况，如资金、服装道具、灯光、布景、演员的力量等，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不能随心所欲，而且，还要根据演出情况做一些调整、修改，所以要有团队精神。

我是戏剧文学创作的新兵，作品还很稚嫩，谈不上什么探索。但是，我少有羁绊和约束，比较大胆、放得开，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在基本舞台经验的基础上，想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且敢于尝试。我写过广播剧、情景剧、儿童剧、寓言剧、童话剧、小话剧，零零星星在各级获奖，慢慢地提高了信心。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马泰先生的弟子、评剧作曲家黄兆龙先生曾经由衷地说，你已经具有了创作大戏的能力，可以写一些角色较少的大戏，我备受鼓舞。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大戏的创作计划，有的已经收集到很好的素材，有的已经构思完毕，有的在创作之中。

为了推进青县人和镇村的“四季村晚，人和剧献”计划，以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目前，我已经为人和艺术团创作了20多个小话剧。



韩雪

创作成果归功于生活的馈赠

记者：我了解到，除了文学创作，您还是“守望麦田，记住乡愁”打捞梳理地域文化资源志愿者的发起人，还曾受表彰的“沧州好人”，这些社会身份与您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联系？

韩雪：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学好人，写好人，做好人。作为作家，服务家乡，责无旁贷，这已经成为我一个内心的需要。

2012年因为运河救人，获得青县道德模范特别奖、沧州好人、中国好人、河北省道德模范、中国文联先进个人等一系列荣誉。其实，我一直认为，救人是举手之劳，偶然之举，不值一提。

创作离不开生活，在深入生活采风中感到，一些民间文化的知情者，已经老迈，日益凋零。因此，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于是我便发起了这个小分队。就是觉得，有些事情总要有有人干，作为一个屡屡受过表彰的道德模范，更是责无旁贷。令人欣喜的是，报名者踊跃，成果也可观，被《沧州日报》评为十大新闻人物团体，成为青县县委、县政府表彰的先进文化团体。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手抓文化打捞，一手抓转化，既可以打捞

散落的文化遗产，也可以将这些素材转化成有关文学作品，或者将其中的文化元素赋能乡村振兴。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记者：您对我市文学创作有何建议？

韩雪：要拿出深挖一口井的精神，立足脚下，在深入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创作出反映沧州特色、沧州印记、沧州风格的作品。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值得开发的文化富矿，值得书写、呈现。这一点，我们似乎做得不够。无论在历史文化、大运河文化、红色文化乃至今天的乡村振兴等方面，缺乏相应的原创作品、重量级作品。

我不知道我们的作家有没有这样的准备？找到自己的“鲁镇”、自己的“白鹿原”、自己的“东北乡”……说白了，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源泉和表现承载地，写出富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域特色的作品。

这些年的体会总起来说，文学要坚持文以载道的传统，服务社会、时代、人民，不要无病呻吟，不要为写而写。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舞台和源泉，需要我们尽情讴歌。

另外，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从中收获了许许多多的题材、灵感、感情，所有的成果皆归功于生活的馈赠。



吴桥打钢花 刘天奇 摄

本报讯（记者魏焕光）“吴桥打钢花”，是流传于京津冀地区民间传统的烟火，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节期间，由吴桥县文广旅局主办、吴桥县文化

馆承办的“非遗过大年 吴桥县优秀非遗短视频展播”引发观众浓厚兴趣，从吴桥打钢花一直到吴桥石影雕，吴桥优秀非遗项目通过视频方式被更多人所认知。

吴桥集中展播优秀非遗短视频

这次展播的非遗项目，涵盖了杂技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传统食物制作等多个门类。其中，和杂技表演相关的项目最多，如上刀山、吃火吐火、杂技飞叉、杂技舞中幡、大变活人、杂技抖空竹等。很多杂技项目堪称经典，惊险绝伦，“上刀山”就是其中较为知名的项目之一。该传统节目，源于汉代，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表演者赤足裸掌，手脚并用，缘刀刃徐徐而上，直到杆顶。表演动作有凤凰展翅、双展单展、真假脚面、侧身摘星、猴子望月、空走四门、蝎子编尾等，每个动作都扣人心弦，令人惊叹。

除了杂技表演项目外，一些传

统食物和制作技艺也在展播行列，如吴桥饴饯、吴桥酒头酒、杂技花馍、徐氏姜糖等。在这些项目中，杂技花馍寄寓着浓浓的生活情趣。相传，古时候，吴桥曹洼乡石佛寺村有一巧妇自家媳妇生孩子过满月，作为奶奶，她苦于没钱买蛋糕为可爱的孙儿庆祝，便用巧手自制“蛋糕”，用自家种的小枣点缀，用家里仅有的几斤白面做出了五花八门的花馍，有的像花朵，有的像小动物，好吃又好看。众乡邻纷纷回家学着做，杂技花馍也流传开来，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

吴桥县文化馆馆长王胜男介绍，吴桥自2006年开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通过抢救扶

持、保存复原、宣传推广等措施加强保护和传承，成功申报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1项、省级16项、市级61项。在杂技传承方面，他们坚持文化区域交流，打造非遗产业，同时把建立非遗传习所作为切入点，有效解决了“谁传承？传承什么？在哪里传”的难题。这些对文融融合发展、传承非遗项目都产生了积极深远影响。他们利用年前近3个月的时间，对相关非遗视频进行整理、补拍。春节期间，群众通过这种丰富立体的形式，更深入了解了当地非遗文化的深厚内涵及传承现状，激发出更为强烈的乡土文化情怀。

生活化青春态 解码中医药文化

哈薇薇

不卖奶茶、碳酸饮料，而是改成了祛湿茶、美容养颜茶……开业短短数月，产品供不应求，山东的一家养生茶馆火出了新高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顾客的主流竟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如今，随着国家中医药文化的强势回归，将中医药精髓与人们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新健康产品，逐渐成为传统中医药行业发展的突破口。中医零食、养生药膳、中医药新式茶饮等各类养生产品相继出现，中医几千年的文化背书重新被激活，再次焕发青春。

养生茶馆爆火的背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瑰宝，具有贴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简便廉验的特点和优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蕴含独特的生活智慧。在传承发展中，中医药文化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人们衣食住行等方面很多日用而不知的观念、常识均源自中医药。可以说，中医药是一门贴近日常、高度生活化的科学，最适合融入生活、也最能够融入生活。

比如药膳，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在自然界到处觅食。久之，发现某些动物、植物不但可以作为食物充饥，而且具有药用价值。这种把食物与药物合二为一的现象就形成了药膳的源头和雏形。所以传统医学有“药食同源”说。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设有“食治”专篇。元代的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明清时期，中医食疗药膳学进入更加完善的阶段，几乎所有关于本草的著作都注意到了本草与饮食的关系，对于药膳的烹调制作也达到了极高水平。沧州市中心医院正是抓住“药食同源”这一养生理念，在南川大街开设药膳馆，各类养生食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纷纷表示，不仅味道可口，更是养生佳品。

不仅药膳，如今中医馆也已经颠覆了传统印象。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在南川大街开设的国医馆，不仅治病，更是融入大众生活的养生需求。它与现代科技和文化潮流相拥，从服务内容、空间布局、看诊系统和流程，都呈现出让人惊艳的新体验。让“传承”这件事不再是迟暮黄昏的苍老，而是鲜明亮丽、脱胎换骨的新生，走进国医馆，更像是踏入生活品味馆，未看诊，先疗愈。

可以说，中医药文化不仅隐藏在经典著作中的理论与经验，而且已经深刻影响着广大百姓的生活方式。如今，年轻一代已经看到了国医馆生为一新赛道。弘扬中医药文化是一个时代课题，笔者认为：一是要融合现代健康理念，促使中医药文化转化为百姓自觉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使中医药文化与当代社会相互融通，二是面向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发挥中医药养生的特色优势，丰富中医药文化产品和健康养生服务方式，推进中医药文化与旅游、养老、保健等产业融合发展，让中医药文化真正走进百姓生活。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早已融入我们血液的文化代码。千百年来，中医药是国人的美味药膳和养颜茶饮，是端午的香囊和助眠的熏香，更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养生之道和“上工治未病”的大智慧。中医药在现代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让中医药生活化，让中医药渗透进百姓生活的一日三餐、起居作息，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更高的生命质量。

对沧州而言，应抓住国家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有利契机，擦亮“扁鹊”“刘完素”“张锡纯”三大中医药文化名片，真正将中医药融入百姓生活，激发年轻人热爱中医药文化的热情，真正做好中医药文化传承工作，深入推进中医生活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医药、认识中医药、应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